

程



敬仲世家第十六

古史二十三

敬仲字寧者陳厲公躍之子也厲公之弟二人長曰相公林次曰宣公杵曰厲公之後再立弟故厲公子不得立宣公二十一年殺甘太子禦寇敬仲善於禦寇懼而奔齊實齊相公之十四年也相公以敬仲為賢將以為卿敬仲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而免於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相公以為工正飲相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敬仲之少也厲公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也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必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及懿氏將妻敬仲卜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



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  
仲入齊能讓而有禮君子亦知其將有後矣敬仲居齊始  
爲田氏生田穉孟夷夷生田湑孟莊莊生文子湏無事齊  
靈公莊公文子賢二君不能用立於崔杼慶封之間文子  
亦知其必敗也文子之子曰栢子無宇文子在而栢子出  
使於諸侯矣莊公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使遠啓強來請  
會期齊聞有晉師使栢子辭且乞師崔杼弑莊公文子  
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稱其清景公三年文子與欒高  
共誅慶舍而逐慶封景公淫侈政事廢墮厚於賦斂  
而薄於刑戮栢子陰收齊衆制其家量與公量四而加一  
而後而以公量取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故齊人皆疾景公而德陳氏九年晏子聘於晉  
叔句言及齊故知齊之將爲陳氏也十四年公孫高卒其  
子彊幼欒施欲治其家高氏之老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  
欲兼我也栢子善於高氏乃皆授甲將攻欒氏施見栢子  
曰子胡然吾將以厚高氏耳子姑止之栢子稽首曰頃虛  
福于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或告栢子曰欒氏高  
氏將攻陳鮑栢子甲以見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欒高則  
皆將飲酒遂伐之欒施高彊皆敗出奔魯栢子與鮑氏分  
其室晏子謂栢子必致諸公栢子從之既而請老于莒景  
公之母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由此始大凡齊之公族  
逐於欒高者栢子皆召而反其邑且私具幄幕器用從者



之衣履而與之凡公族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

寡請私與之粟晏子言於景公以陳氏為虞勸公力行仁

政以懷撫齊民而以禮止陳氏私施公雖善之而溺於淫

樂竟不能用故陳氏遂大相子卒子僖子乞嗣史記范中行氏反晉

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往救而輸之粟按左傳景公與衛叛

齊人矣前此已屢伐晉其救范中行非田氏樹黨而後請之也景公嬖少子荼使國夏高

張傅而立之寘群公子於萊公卒僖子構高國於諸大夫

共伐之二子戰敗出奔僖子立悼公遷荼於駘而弒之僖

子卒子成子恒嗣悼公立四年齊人弒之而立簡公壬簡

公嬖闕止猶為政成子畏之簡公四年成子與諸陳攻殺

闕止因弒簡公而立公弟平公史記成子既弒簡公懼

也又自是齊晉更相侵伐未已亦不見成子所以自守

賈又是時吳滅已久而言通吳越之使亦非確論也故

成子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

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氏成子於其

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

封邑封邑大於平公所食平公十三年晉伐鄭成子救之

師將與焉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以命顏涿聚

之子晉曰而父死於隰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

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鄭人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今師

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



鞭之知伯聞之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乃還成子侍妾數

十有子百餘人史記成子選齊國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

成子之子七十餘人譙周以謂田恒之為人雖大負弑君之名至於行事實亦修整必不為此失行也周說有理

史記不取成子卒子襄子盤嗣襄子相齊宣公宣公三年三

晉滅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

與三晉通使襄子卒子莊子白嗣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

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

卒子太公和立自襄子至太公三十一日齊宣公五十二

年卒子康公貸立康公立十四年淮色不聽政太公

遷之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十五年魯敗齊平陸十八

年史記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

天子及諸侯請立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

太公立為齊侯列於周室二年而卒子相公午立相公五

年韓魏趙伐我至桑丘史記三國世家及年未皆書此事

求救於齊相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魏不若救

日不若勿救既子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以燕與齊也相公曰善乃陰告韓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以

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救之齊因起兵

襲燕國取桑丘案魏忌相威三後此二十餘年既可疑又

據戰國策田臣忠伐燕之謀乃潛王十年伐燕噲子之

事也然太史公潛王十年全不載伐燕事今削之相公五

十年而叔之潛王六年救衛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  
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威王元年三晉困齊喪  
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  
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



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與左右嘗譽阿者遂起兵西擊趙魏衛魏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史記於此言敗魏濁澤圍魏惠王其甚詳齊初不與也是時威王初親政伐魏於是齊國震懼以自解則可必未與薛趙圍魏王也於是齊國震懼

二十六年平騶忌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

鼓琴以及政事王善之見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

號曰成侯二十二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

會西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

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數

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

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

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

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明捕

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

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王慚不懌而

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



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試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威王從其計時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騶忌曰公何不言於王使田忌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於是騶忌言於王使田忌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騶忌曰公何不言於王使田忌將戰擊魏大敗之桂陵三十三年秋大夫牟辛徐廣曰大夫一表作夫人然今表作大夫矣與騶忌謀令人操十下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矣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田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

辭於王所田忌聞之遂其徒襲臨淄求騶忌不勝而奔二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宣王元年秦孝公用商鞅周致伯於秦二年王知田忌為騶忌所賈乃召而復其位魏伐趙趙與韓共戰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乃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



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比日因田嬰朝齊王於博  
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八年復會甄九年與魏  
襄王會徐州以相王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  
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心王稱王宣王喜文學  
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  
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孟軻最賢以為卿比日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于  
濬王地立湣王元年秦相張儀與諸侯執政會齧桑犀首  
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  
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  
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奈何對曰君

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登見嬰子曰臣  
若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  
伐之雖廢王猶且聽也然中山恐必為趙魏廢王而務附焉  
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且若中山廢其王而事  
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  
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君難其王  
中山恐亡其國必廢王事齊賢於為趙魏驅羊矣田嬰許  
諾張丑曰不可臣聞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  
王而負海不與焉此其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致中山  
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  
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多智微計薦中山之君久



矣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蓋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遂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爲王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我万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而燕弱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背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而小者亡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兵不用而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尔何登曰王發重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耳若君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



何在其有之也張登曰此正所以存之者也齊以是辭來因以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以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中山王事遂定二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八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燕大亂十年燕太子平與其將市被攻子之儲子謂湣王曰因而乘之破燕必矣是時秦魏伐韓韓求救於齊湣王謀救韓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或曰楚道之是工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

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湣王因令章子將王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破之燕惠子之皆死齊遂虜燕衆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將遂滅燕燕人不服諸侯皆謀救燕乃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漆刺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無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三國



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  
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  
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  
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  
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  
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  
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  
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  
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  
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  
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之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



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代之在燕同與燕昭王謀  
伐宋以弊齊因謂湣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  
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且聞王者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  
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展其臂彈其  
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  
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  
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弗爲湣王曰善三十八年使  
韓聶將而伐宋秦昭王聞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  
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  
韓聶之攻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  
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



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矣以万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三覆宋兵宋王出亡死於温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出奔魏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

伐我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初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湣王斲之檀子懼故百姓不輔齊宗室子陳舉且言殺之東閭故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亦殺之故大臣不親及燕兵至使向子將而應之軍破向子以一乘亡湣王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湣王不與軍遂破赤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孫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相湣王淖齒數湣王曰昔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高闕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



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  
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比以生且矢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  
誅乎於是殺湣王於鼓里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齊  
人有王孫賈者年十五事湣王王出走失王處其母曰汝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  
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賈乃入市呼曰  
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夏  
與之刺淖齒殺之畫邑有賢者一蠅屢諫王王不聽退而  
耕於野燕人知之令軍中無入畫邑三十里使人謂蠅曰齊  
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萬家蠅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且屠畫邑蠅曰忠臣不事二君臣女不更二夫國既破六

善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  
而無義固不如烹遂自經絕脰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蠅  
布衣也義不比而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  
諸子欲立之湣王之死也王子法章易衣服變姓名為莒  
太史噉家灌園太史噉女竒其狀兒以為非常人憐而竊  
衣食之因與私通焉淖齒既死莒中人推求湣王子得法  
章立之是為襄王以保莒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時燕已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田單堅守即墨襄  
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  
盡復齊故地封田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  
年襄王卒子建立初襄王之立也即以太史氏女為后



是為君王后建之母也太史噉曰女不媒而嫁汙吾世終  
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亦不失人子之禮王建六年秦  
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  
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  
不聽則秦兵不卻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  
之於齊楚捍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  
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涸甕沃焦釜也夫  
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若為  
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長平四十  
餘方遂圍邯鄲國子曰秦破馬服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  
邯鄲何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鄆

秦國也秦固已取安邑晉陽鄆鄆三國與秦  
矣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  
東陽則趙魏危矣趙危則非齊之利也夫韓魏楚趙之  
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與秦  
界而患急亦不與秦壤界而既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  
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  
秦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三  
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齊以淖齒之亂惡楚秦欲取齊故  
使蘇洵之楚使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  
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秦之有楚以資固於齊也齊  
見秦之有楚則必受固是王之聽洵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



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  
之辭也王不如使人以消來之辭漫固於齊齊秦必不合  
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欲以秦攻齊  
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二年  
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  
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  
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  
王次于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  
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  
齊人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貴為社稷邪  
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不社稷而

而及雍門司馬曰墨大夫即入見曰齊地方數千  
里帶甲數百萬夫二百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  
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  
關可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  
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  
威可立秦國可亡夫會南面稱制乃西面事秦為大王不  
取也秦使陳馳誘齊王約與五百里地齊王不聽即墨大  
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下  
一并於秦始皇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示以故王建立四十  
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遺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



能解此連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  
推椎破連環謝秦使曰謹已解矣及石王后病且卒戒建  
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齊  
聞金使實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  
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既亡  
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還於其故齊人怨  
三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質客以亡其國

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蘇子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策也公孫衍一  
說齊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眾志之不一其勢固

已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  
秦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  
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  
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  
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  
覩潛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  
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  
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  
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三遷信讒以誅李  
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玘燕丹私  
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



矣而况秦乘其弊乎

田敬仲世家第十六

伯上 川 第一

古史二十四

伯也父欲立叔齊伯也父欲立叔齊人

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之蓋

西伯受命稱王紂雖無道置而不伐者九年及文王崩武

王終三年之喪帥諸侯之兵觀政于商而還居二年紂曰

長惡不悛遂舉兵伐之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

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史記周本紀

年上祭于畢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

伐誅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必死未葬爰及

干據故一取尚書為信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

叔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



孔子稱之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衛出公與  
莊公爭國冉有疑之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夫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由此言之伯夷叔齊  
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  
長立不以舊惡為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讓國言之  
稱古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作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謂柳下惠少連  
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  
寧清廢中權大伯夷叔齊隱居以求其志  
道義之所在無以生為也

惠以下皆全生者也故志降而  
虞仲夷逸雖隱居不屈而佯狂  
若伯夷者故凡言伯夷之不怨  
蘇子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  
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  
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  
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  
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  
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  
曰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  
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  
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



善不以無道廢也

伯夷列傳第一

巨晏列傳第二

古史二十五

管夷吾仲者賴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共鮑叔知其賢  
言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  
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齊侯公子糾  
死管仲囚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始吾困時嘗與  
鮑叔賈分計利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  
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  
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  
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



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親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  
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  
知人也管仲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故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  
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俗之所欲因  
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刑  
賞必當不以其私故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  
言其於諸侯抑強暴扶寡弱來之以禮服之以義不以力  
勝不求苟得是以諸侯順服無與爭者狄滅邢衛言於桓  
公與諸侯救而封之審母之會復言於公修禮於諸侯諸

侯官受方物鄭子華將以鄭爲內臣而

不受於

從之乞盟此其所以霸也管仲封於小邾魯莊公德之  
築其城嘗聘於周王以上卿之禮饗之也仲辭曰有天子  
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事何辱命焉卒受下  
之禮而還然管仲家富侈擬於公室塞門反坫二歸宮事  
不攝而桓公亦上僭王室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終以此敗  
故孔子譏其不知禮管仲既沒齊國曰其遺業常強於諸  
侯至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子之心說而益增之其廢情  
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  
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於是有不  
些足之寶石璧莖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



奪報之尚何以霸哉管仲之後於燕無聞有管修者事楚

為賢大夫白公之亂死焉史記稱管仲善因禍為福轉致

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相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而

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相公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

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今考之此一二說皆非也相公二十

九年會諸侯于陽穀為鄭謀楚是歲有蕩舟之事故明年

伐楚因遂侵蔡蔡在楚之北故春秋先書侵蔡其實本為

代楚動也山戎病燕故相公為燕伐之非不義也亦何待

令燕修召公之政而後可哉如曹沫之事蓋出於戰國之

雜說公羊不推本末而信之太史公又以為然今刺客傳

論之備矣皆不可信故不取也

蘇子曰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

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

知也然孟子以為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

為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為其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

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

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

親信之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

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

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夫子路自其誠

身而為之矣而其功未足以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

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為而九合

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

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



孟子之所以不予也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父曰晏栢子栢子卒嬰處衰斬  
草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非之曰此非  
大夫之禮也嬰曰惟卿為大夫不自直也晏子蓋事齊靈  
公莊公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  
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世以為陋而晏子行之自若莊  
公之納欒盈晏子諫不從莊公卒以是死方其難作崔杼  
閉門齊人莫敢至者晏子獨立於其門其人曰死乎曰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  
乎曰君死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以  
事君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也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為  
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

枕戶股而哭三

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不敢曰此民之望也於是崔

杼慶封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予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

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子有如上帝乃歎崔慶既滅

欒高方執齊柄以邶殿之邑六十子晏子晏子辭弗受吳

季札聘於齊見晏子說之告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是時陳氏陰

收齊民季子與晏子知之晏子嘗以事適晉晉叔向問齊

故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其後陳栢子卒滅欒

高專齊之政子孫代有齊國晏子雖以行義顯齊然不得



任其國政蓋從容風議時有所匡救焉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爲更之晏子曰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焉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識之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愀然爲之省刑及其適晉公遂更其室還使宅人反之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擇鄰矣其可違乎公不得已從之公有疾梁丘據言於公請誅祝史公以問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天子之光輔五季以爲諸侯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上

下無怨動無爲事其祝史薦信而無愧心鬼神用其信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頹邪上下怨疾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今山林之木虞衡守之澤之雀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之鄙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執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之病苦夫婦皆誑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



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薄斂而疾有間遂田于沛晏子侍于臺臺梁丘據在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向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和如和羹水火醢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減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前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禮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齊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其後復從容爲公言陳氏將代齊公信之而不能用其言之不啻類如此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解左駟贖之載歸弗謝入閨夕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謝之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屈於不



知已而信於知已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  
感寤而贖我是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於  
是晏子延入爲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妾闕之其夫擁大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  
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  
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  
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它日夫自抑損晏子怪而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死陳乞逐高國晏  
子之子圍奔魯

蘇子曰管子以相公伯然其家滯侈不能自蹈禮義晏子  
之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  
公中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  
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却戎狄亦  
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  
利事武后立於群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  
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爲無害至於宋璟亦  
繫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  
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  
幾焉

管晏列傳第二



柳下惠列傳第三

卷二十六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為士師三黜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



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相之功我弊邑用不敢保聚曰  
望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  
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異哉臧孫之爲政也夫聖王之  
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不知  
而祀之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  
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周非智也今茲海鳥其有災乎夫  
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害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溫臧文  
仲聞之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爲三策故孔子曰臧文仲其文  
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  
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又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  
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及孔子叙古之逸民謂伯夷叔齊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  
行中慮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因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澆焉柳下惠不羞汙君  
不辭小官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安能澆  
我哉夫二子之行不至於此而其風之所及則有至是者與  
蓋孔子稱作者七人其三人伯夷叔齊柳下惠皆見於書  
人朱張少連夷逸皆不見虞仲或曰太伯之弟所謂



雍者也蓋始斷髮文身以治句吳儻或是歟

蘇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  
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古冰炭之異而聖人  
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  
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  
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  
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雖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  
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爲同耳然孔子之論此  
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  
爲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  
墻耳非以爲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  
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  
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  
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  
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而  
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  
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羊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



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維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  
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皆不以爲  
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柳下惠列傳第三

曹子臧吳季札列傳第四

古史二十七

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也名欣時宣公之十九年會諸  
侯伐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欣時逆公之喪  
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諸侯將討之宣公既葬子臧欲亡  
去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子臧反而置其邑  
負芻之二年諸侯來討執而歸之京師將以子臧見王而  
立之子臧辭曰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  
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明年曹人告于晉請  
歸負芻而反欣時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  
歸子臧盡置其邑與卿而不出孔子善之故於負芻之歸  
也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春秋諸侯失地必名於其反也書



曰自其歸于其曹伯不名而書曰歸自京歸言無與爭國者也其後二十年而吳季子稱子臧之義讓其兄諸樊吳季札者吳子壽夢之幼子也兄弟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父欲立之季札讓不可則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復欲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十三年卒有命立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子餘祭四年卒夷末立使季子聘于上國至魯說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三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在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請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兄弟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土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  
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  
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  
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負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叙威德之所同也見  
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  
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蒞以加於此矣觀上矣者言  
他樂吾不敢請已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產也  
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栢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  
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作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  
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  
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



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  
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季子之初使  
過徐徐君好其實劍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為使上國  
獻也及還至徐徐君已死遂解劍懸之徐君冢樹而去  
者曰徐君死矣尚誰予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比  
吾心哉夷昧十七年卒吳人將以先君之命立季子季  
逃去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以僚之立也  
順陰養死士欲以為亂僚立十二年將因楚平王之喪伐  
楚復使季子出聘以觀諸侯季子至齊而長子死葬於聲  
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吊而

說焉坎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之  
可隱左袒右旋而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竟氣無不之  
也己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及季子  
歸則光已弑僚矣季子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曰苟先君無  
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也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古之道也季子  
後事闔廬夫差年九十餘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之季  
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我請退以  
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後十二年而吳亡季子善已沒矣  
蘇子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雖齊桓晉文  
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所



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子高子子之義欲考其行  
事而子臧反國而致事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  
其掛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  
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正矣雖祿之天  
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曹子臧吳季札列傳第四



聖